

泰伯里及其《历代民族与帝王史》

金忠杰

内容提要 泰伯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著名的《古兰经》注释家、圣训学家、伊斯兰教法学家、历史学家。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其代表作之一《历代民族与帝王史》(Tarikh al umamu wal muluk)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人类起源、下迄作者著此书的历史发展轨迹,其史学价值堪与我国《资治通鉴》等同,堪称阿拉伯史学上承前启后的丰碑巨著,也是研究伊斯兰史、古代东方民族史乃至世界通史的杰作。

关键词 泰伯里;《历代民族与帝王史》

作者简介 金忠杰,硕士,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宁夏银川 750021)

Abstract In Arabian-Islamic cultural history, Tabari is a celebrated explainer of *the Koran*, expert of *Hadith*, jurist of Islamic law and historian. In his lifetime, he dabbled at broad aspects of study and wrote with great productivity. The historic work *Tarikh al umamu wal muluk*, one of his masterpieces,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in chronicle in the history of Arabian-Islamic culture, which records the history from the start of human being to the time of writer. Its historic and literary value can be comparable to celebrated Chinese historic work *ZiZhiTongJian*. It not only is a milestone in Arabian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 book to study Arabian-Islamic history, Eastern history and even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Tabari; Tarikh al Umamu Wal Muluk

一

泰伯里(Tabari, 838~923年),祖籍波斯,全名穆罕默德·本·杰里尔·本·耶济德·本·哈里德,号艾布·贾法尔,生于里海南岸泰伯里斯坦(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阿莫勒,并以出生地泰伯里著称于世。他是中世纪著名的《古兰经》注释家、圣训学家、伊斯兰教法学家、历史学家,阿拉伯编年体史书鼻祖。

泰伯里自幼秉承伊斯兰教传统教育,七岁时已通背《古兰经》。早年随父耶济德·本·哈里德学习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十五岁后赴赖伊(今伊朗德黑兰郊区)伊斯兰学校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系统教育。之后,负笈游学波斯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中心,访名师、求贤达,先后师从伊斯梅尔·苏达、穆罕默德·本·哈里德·拉齐、艾哈迈德·本·穆尼尔、艾布·库拉卜、尤努斯·本·阿卜杜·艾阿拉、穆罕默德·本·穆桑尼等著名学者。^①他曾前往巴格达,欲投师罕百里法学派创制人伊玛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但在抵达

前得知罕百里去世而遗憾终身。泰伯里足迹遍及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作学术考察,求教问师于各界名流。他每到一地,广泛搜集史料,整理经训,收集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民间传说和逸闻,因精通波斯语而能旁及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文物、典章和制度,为著书立说和治学育人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终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泰斗。

泰伯里秉承逊尼派沙斐仪法学学派,并以该派法学观诠释教法、裁决律例十年,后意图独创法学学派,虽未成就,但其弟子仍采用其观点裁决律例。他毕生致力于教学、研究和著述,门生众多,著作等身。主要涉猎《古兰经》诵读和注释学、圣训学、语言学、历史学、逻辑学、医学等学科,留下了《古兰经注解总汇》、《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圣训考证》、《法学家的分歧》、《法官守则》、《各城市学者的分歧》、《学者的层次》及未完的《古迹的教育》和其他佚文。由于泰伯里在伊斯兰教经训学、法学、历史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和伟大成就,阿拉伯史学界尊他为“伊斯兰经注学的长老”、“阿拉伯历史学的

^①泰伯里:《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国际思想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奠基者”^①。

在泰伯里所有著述中，《古兰经注解总汇》和《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堪称代表。关于《古兰经注解总汇》在《古兰经》学科领域的划时代价值恕不在此赘言，本文仅就《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作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

《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大约成书于公元十世纪末，因作者之名而以《泰伯里历史》著称。全书共十三册，约7500页，恰如史书书名“民族”(Umam)与“帝王”(Muluk)的复数名词彰显，泱泱数百万言，尽力将收集到的人类民族历史悉数囊括。

泰伯里生活的时代，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昌盛时期。但阿拉伯史学研究却相对滞后，更无通史可言。他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纲，经过对史料严格的审定、鉴别和详密的考证，开创性地采用编年体史书编纂法，以记事为主，沿时间线索纵向延伸，将人类史贯穿其中，从而成就了阿拉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为阿拉伯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泰伯里以伊斯兰史观分解法，将其史书的历史分期和内容、史书结构和记载方法作了有机的调和——伊斯兰教兴起前和伊斯兰教兴起后。伊斯兰教兴起前，以时代人物为纲，叙述了该时期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伊斯兰教兴起后，则以年月日为历史脉络，大量记载了阿拉伯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事件，旁及与伊斯兰教传播相关的其他东方民族的历史事件。该书虽以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为主，经济从略，但以时间跨度长、取材丰富、史料翔实而在阿拉伯史学界享有重要地位，并为后世史家所推崇。

《历代民族与帝王史》首先以解释“何为时间”为引子，引证《古兰经》，根据圣训，兼及犹太教、基督教和祆教等对人类历史时间的不同主张，切入阐释宇宙的开始；接着叙述了人类起源，即真主创造人类的祖先阿丹及其妻子，并以考验的方式揭开了人类史，繁衍生息，建设大地。此后根据《古兰

经》和圣训提及的历史人物和线索，叙述了阿丹后人类的发展史，记述了真主给历代民族差遣的努哈、伊卜拉欣、穆萨和尔萨等使者和先知“认主独一”的奋斗历程，以及各民族和宗教的发展历史。

泰伯里一改过去穆斯林史学家只重众先知史，而轻其他民族和宗教史的保守观点，尽可能地记载了古代波斯、罗马、阿拉伯、犹太等民族的历史，将各民族及其历史化零为整，体现了世界一统的宏观史学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绝无仅有的，并且影响了后来的阿拉伯史学。他在结束该时期的叙述时，还记载了伊斯兰教传播者穆罕默德的出生和始传伊斯兰教前阿拉伯、波斯、罗马等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穆罕默德所属部落和家族及其二十二位世祖在古代阿拉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该时期的史料，泰伯里主要依据三个方面：首先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性经典，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的渊源——《古兰经》；其次是穆罕默德有关历史的言论，并将其直传和再传弟子就他对古代先知、王国、民族和历史事件的诠释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再次是有所取舍地采用少量的非圣训性传述，并尽可能防止杜撰和失实。

全书的主体部分——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历史，作者按伊斯兰教纪元编年，大篇幅地展现了自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发展历程。在泰伯里之前，已有阿拉伯人写过阿拉伯历史，虽不尽详细、未成体系，但为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有历史大家伊本·伊斯哈格、瓦基迪、赛夫·本·欧麦尔·塔米米、艾布·米赫奈夫·鲁特·叶海亚及凯勒比等。^②如果说《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的伊斯兰史前史的史料完全依赖于经训和前辈史家的可考证传述，那么，对于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史料，泰伯里则采用了伊斯兰教圣训学传述系统的考证法，对前辈的史书，尤其自己游学时搜集到的大量史料严格考证，去伪存真，将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历史作了系统、翔实的叙述，并进一步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分析。对他所处时代历史事件的记载，则仅依据同时代的历史作品作分析，或基于自己和学生耳闻目睹的历史事实，

^①宛耀宾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8页。

^②泰伯里：《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第5页。

不像考证以前历史事件那样投入极大精力,按圣训传述系统法逐一考证,只是略加评述。

泰伯里首先以穆罕默德的生活背景及其成长经历为着眼点,记叙了从他在麦加秘密宣传伊斯兰教时的举步维艰,到公开宣教时他与早期信众的屡遭迫害,到战略性迁徙麦地那。迁徙事件(希吉拉)是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公元622年),泰伯里从这一事件进入了编年体史书的撰写。

泰伯里以伊斯兰教纪元为经线,记载了自穆罕默德迁徙至该史书撰写时共293年(即至公元915年)间的历史;以阿拉伯—伊斯兰王朝更迭为纬线,叙述了穆罕默德在麦加始传伊斯兰教,迁徙麦地那后穆斯林公社的建立,四大正统哈里发的执政及伊斯兰教的外扩,倭马亚朝的兴衰,及至阿拔斯朝中期的所有重大事件,以阿拉伯—伊斯兰教历史为主,其他民族历史为辅,梳理了与伊斯兰教传播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民族的历史事件。

三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历代民族与帝王史》除历史价值外,还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泰伯里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他对搜集到的大量史料,采取了严密的圣训学传述系统考证法,对史实进行了认真梳理,将前人传下的失实事件一一剔除。

众所周知,《古兰经》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渊源,圣训是对《古兰经》的权威注疏,也是伊斯兰法系中仅次于《古兰经》的法律渊源。鉴于圣训的重要性,在《古兰经》成册的百年之后,经过哈里发和圣训收集家的共同努力,公认的各大圣训集陆续成册,圣训学也历经几个世纪逐步完善建构。圣训学的核心之一是圣训传述系统的考证,重点在甄别圣训的真伪。这种方法类似我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学。泰伯里采用了这种看似繁琐、却颇严密的考证法梳理历史事件,撰写《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从而使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具有相当可信的学术性。阿拉伯—伊斯兰学者们认为,泰伯里采用史料考证法记载历史,使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延续至今,失真极少。如阿卜杜·卡里姆·奥斯曼说:

“《泰伯里历史》以传述系统考证法记载了许多可

靠的伊斯兰教历史,若不是他,伊斯兰教的一些历史事件肯定会与时失真。”^①此外,这种记历方法,也不夹带因政治、社会等因素所造成的时代和史家的局限性。

其次,体现了独特的历史分期观。对阿拉伯—伊斯兰学者来讲,文化本位观使他们往往据《古兰经》和圣训将人类史分为两大时期,即把伊斯兰教的兴起视为阿拉伯人乃至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泰伯里也以这样的历史分期法将人类史分为伊斯兰史前史和伊斯兰教历史。在伊斯兰史前史里,泰伯里没有将历代使者和先知的历史时期作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分成阿丹时期、努哈时期、伊卜拉欣时期、穆萨时期和尔萨时期,也没有将各伊斯兰民族加以严格的区分,而是以宗教使命和使命传承为脉络,将古代民族整和为一,如穆罕默德的远祖是伊卜拉欣,人类始祖是阿丹,作者便将历代使者和先知所肩负的使命进行有机结合,以体现他们共同的使命和奋斗目标——传播“认一论”。泰伯里同样没有将穆罕默德、四大正统哈里发、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中期的各段历史作为独立单元,而是以伊斯兰历为编年依据记载历史,也不是按照区域、民族和国家的线索,而是始终以伊斯兰教“认一论”和历史自然发展为依据,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再次,泰伯里梳理了纵横交错的历史事件。对伊斯兰教史前史,他基本上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纲,依照历代使者和先知的先后顺序,叙述了自阿丹至《古兰经》问世的历史轨迹。限于资料以及时间跨度长、历史事件繁而不详的特点,他没有展开大篇幅叙述,只是根据经训以及所搜集到的可考证的留传史料,记载了该时期重大的政治、宗教和民族事件。

至于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历史,历时相对较短,历史事件又很庞杂,泰伯里注意抓重点,从伊历元年开始,对每年值得书写的历史事件都作了篇幅不等、有简有详的记载,力求历史事件主次分明。但凡确凿的传述,尤其是涉及伊斯兰教历史的,他都

^①阿卜杜·卡里姆·奥斯曼:《伊斯兰文化名人集》,贝鲁特使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将事件的史源溯至原传述人。至于没有具体传述者的“据说”，泰伯里则给后代史学留下余地，以作进一步考证。此外，他在记述每年的历史事件后，往往简略地记载一些零散的历史信息，如该年朝觐由某人率众完成等。对该时期内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泰伯里通常都以“伊历第几年”为历史单元的总标题力求精确到年月日。如果某一历史事件持续多年，他就先点到、后综述。对时间不确切的历史事件，他便将其归入某位哈里发时期。^①

四

自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百余年内，阿拉伯历史经历了从口头传述到文字编纂的过程，而真正文字记载的史书是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瓦基迪的《圣战史》、伊本·希沙姆的《先知穆罕默德传》等。这些史家既囿于《古兰经》和圣训学，未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也不曾涉猎东方古代民族史甚至阿拉伯蒙昧时期及其民族的存亡和兴衰史。泰伯里将古今历史贯穿始终、将人类民族整合为一，体现出世界民族同根的思想，这是为了彰显《古兰经》关于人类一体的主旨：“人类原是一个民族，于是真主派遣了报喜和警告的列圣，并且依照真理降示了经典，以期在人民中间，对于他们所争论的进行判断。”（2：213）“人类啊！我由一男一女上创造了你们，我使你们成为一些种族和部落，以便你们相互结识，在真主跟前，你们中最高尚的人确是你们中最敬畏的人。真主确是深知的、洞悉的。”（49：13）^②可见，泰伯里一改伊斯兰教初期阿拉伯史学家只重先知史、圣战史、谱系史的狭隘民族观，而将阿拉伯、波斯、罗马、犹太等民族的历史融为一体，加以兼收并叙述。在叙述其他宗教与伊斯兰教有争议的问题时，也不带任何偏见，注意引用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和民族的传述资料，以旁征历史。

泰伯里是阿拉伯史学的奠基者，其史书堪称划时代的里程碑。从他开始，阿拉伯史学正式脱离《古兰经》和圣训学而自成一体。其史书继往开来，吸

取前人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第一部阿拉伯编年体通史，他进行了开创性的整理和总结，使后人沿袭其史书体系，参考其史料续写历史。受其影响者如著名史学家米斯凯韦、伊本·艾西尔、艾卜勒·菲达、戴海比^③、麦斯欧迪以及著名阿拉伯历史哲学奠基人伊本·赫尔敦等。时至今日，《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仍然是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界参考、引证的首要来源。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以《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为蓝本编著《历史大全》的伊本·艾西尔坦言：“我以《泰伯里历史》为起点。因为这是一本完全可靠、可以信赖的书，众说纷纭之时，我便以参考这本书为准”。^④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了解泰伯里对阿拉伯史学的贡献，其史书《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的史学价值及其在阿拉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自他奠定阿拉伯史学基础、开创阿拉伯通史先河以来，后继者代不乏人，接踵仿效，终使阿拉伯史学日臻完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自14世纪被译为波斯语后，又陆续译成法语、拉丁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为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古代东方民族史乃至世界通史做出了杰出贡献。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①阿卜杜·卡里姆·奥斯曼：《伊斯兰文化名人集》，第353页。

②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第400页。

③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61页。

④宛耀宾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313页。